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八十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御覽五百十二引三十國春秋曰安帝時以劉義熙初謂毅蕃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道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无不服其先見而劉裕甚敬遇之案如三十國春秋之說是鎮未嘗受光祿大夫也本傳鎮字下亦脫一之字蕃當爲毅之昆

弟行本傳有模邁
二人而蕃作藩

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爲州

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立篡位毅與劉裕何無
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立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
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立使其
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
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立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
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立不之測
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關裕
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
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

等諸軍一時奔散周家祿校勘記曰邑誤色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高祖乃與弟道規沛郡劉毅東海何無忌潛謀匡復桓循弟宏以征虜將軍領廣陵以道規爲中兵參軍劉毅先亦爲宏吏佐遭母憂還京口至是住江北與道規共集義徒高祖託游獵會無忌及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及從弟蕃等同謀二十七人并願從者百餘人是時大風暴起丙辰詰朝城門開義眾馳入稱有詔齊聲大呼吏士驚散卽獲桓循斬而徇之與桓宏主簿平昌孟昶等帥壯士六千人斬宏于廣陵城因收眾濟江元遣頓上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眾推高祖爲盟主移檄京邑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元驍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眾皆披靡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高祖望賊旗鼓誓眾馳進挺劍指麾光耀如電將士皆莫敢仰視但憑神武爭爲先登殊死而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風火並起鉦鼓之音震駭京邑桓謙等諸軍一時土崩案桓修卽桓循徐書毛修之亦作循之或避嫌名桓弘傳作青州刺史徐書作征虜將軍蓋以將軍領刺立旣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史也

無忌劉道規躡立立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
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立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
盡銳爭先立眾大潰燒輜重夜走立將郭銓劉雅等襲
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日
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帥諸軍南討破元大
將軍郭銓等于桑落洲案安帝紀桓立傳作建威將軍
劉懷肅宋書本傳又言時為劉道規司馬與本書及徐
爰書均互異或所歷之官有先後也周家祿校勘記日
劉雅即下梁州刺史劉雅也按立傳郭銓劉雅作劉統
馬雅郭銓時已歸降當從立傳桓振傳同立傳武威安
帝紀立傳俱及立死桓振桓謙復聚眾距毅於靈溪水
作建威為是及立死桓振桓謙復聚眾距毅於靈溪水
河水注日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又江水注日
江溪之會有靈溪成背阿面江西帶靈溪故戌得其名
又日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注云桓
溫令陳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

下依傍劍築略無差矣立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

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

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琅邪內

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

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

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

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宋書劉道規劉懷肅傳均作仙客本書桓立傳亦作

山客水經江水注曰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

軍作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讀史方輿紀要七

六日卻月城在漢陽府治北六里與魯山城相對形如

卻月元和志卻月故城在漢陽縣北三里周一里八十

步高六尺眾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眾軍進討未

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
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
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該
遁走

宋書劉道規傳作生擒山客山圖案本傳上文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當於是役同爲義

軍所擒本傳脫去山圖二字桓立傳同當從宋書爲是

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

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
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
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
振自擊宗之毅因卒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
口

水經江水注曰江水過江陵而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八日夏水

在荊州府東南二十五里有夏水口乃推鋒而進遂入夏水之首江之汜也亦謂之豫章口

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立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立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周家祿校勘記曰零陵誤作遷陵案周氏又以臨嶂爲臨漳之誤非也周氏既知改鄒爲臨漳何得與零陵相近其餘擁眾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

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

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
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
覲然苟存去春鑒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
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願景悲憤今皇
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
滋甚眾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
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
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
南廬陽廬江安豐堂邑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
軍常侍如故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本傳無爲常侍文當云持節將軍如故

本府文武

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
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
立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
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廿二
異二十二日案宋書武帝紀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
公與毅書止之似無進拜衛將軍之事或進拜而辭不
受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
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
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
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
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

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
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
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
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
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眾皆爲賊所虜輜重盈
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
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
毅乃以邃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
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

爲道

宋書庾悅傳運作治道作義

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

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

宋書

庾悅傳駭作駕

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

自桓立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
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
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
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
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
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
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

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
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
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
險閼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恆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
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
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
所存宋書庾悅傳示作亦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
合以簡眾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
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卽
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

越縠堂筆記曰案悅

者庾悅也宋書庾悅傳作解悅都督將軍官移鎮豫章
宋書是也移鎮豫章乃悅而非毅悅本以建成將軍兼
督豫州司州等六郡為江州刺史治潯陽毅以其時所
督軍府驍次而江州地險民疲置軍多費奏罷之而悅
遂解將軍及所督豫司兩州之郡但以江州刺史移鎮
豫章豫章本江州所屬郡也晉代以來刺史兼都督者
得專生殺其次為監皆持節而往往以此州刺史兼督
彼州其權重有至八州十州十六州者而各州仍各有
刺史又一州所屬之郡亦彼此分割有一州而數人分
督之者并有一郡而數人兼督之者其別有使持節都
督持節督假節監三等悅雖解軍府而刺史如故宋書
下云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也毅本以都督
豫州揚州為豫州刺史鎮姑孰臨湖軻軻以都督
建康雖名藩鎮實執朝權劉裕討盧循以毅知內外留
事又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乃加督江州
而非江州也毅奏有所統江州之語其後毅為都督
荆益秦雍司晉書毅雖難姻從錢州荊州刺史始去朝廷
下云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也豫章在晉
時為外郡非形勝之地豈得以毅居之而晉書又云奪
悅豫章何其謬也唐人修晉書不明當時官制據肌增

改於前後事語亦不一相檢覈蓋官書之疏史館之陋
向來如是至毅此奏雖銜庾悅舊恨然其言實切事勢
不愧經國故晉宋書皆全載之毅備經挫辱而此奏尙
稱悅甚有恤隱之誠且僅解其軍府不失以直報怨晉
書謂其褊躁如此則以毅與裕不平而悅爲裕黨故遣
宋人歸罪於毅而唐人沿之此又讀史者所當知也遣
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
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四郡諸軍事廿二史攷
異二十二日按桓沖稱司州之河東宋書劉道規
傳稱司州之河南則此四州下當脫司州二字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荊州編
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
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
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

劉裕以毅貳于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很凶戾
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卽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
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
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
悛志爲姦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旣解督任江州非復
所統而輒徙兵眾略取軍資文館詞林六百六十
二引軍資作租運驅斥
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
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
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
尙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

爲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

藩混劉裕自率眾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

豫章口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劉毅爲荊州刺史矜功驕縱公表請討之諸史攷異三日宋書

高祖紀義熙八年九月公自表討毅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思前襲江陵不言有王弘王鎮惡及弘本傳俱不言弘預斯役

周家祿校勘記曰蒯思誤蒯思

於江津燔舟而進毅

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

城毅守內城精銳尙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

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眾

知裕至莫有關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眾乃

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毅單騎出自縊道側去江

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
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沈斷而專肆
很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
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
甚每覽史籍至蘭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
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
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
而事同斯言眾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
去已彌復憤激初裕征廬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
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

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擲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牘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旣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會至京口毅時甚屯竄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

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
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
求其餘悅又不荅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
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立之在江
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立曾於仲堪廳事前戲
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立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
立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
立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立夜遣殺卿我豈能相
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

之立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立得志邁詣門稱謁立
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
三故知不死立甚喜以爲刑獄參軍後爲竟陵太守及
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立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
鄉曲之譽桓立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
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立以功拜輔
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眾向厯陽長民擊走之
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

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
邳長民遣部將徐珍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
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南齊州郡志上
日義熙二年諸
葛長民爲青州表請徙青州治京口諸史拾遺曰此時
長民所督者但揚州之晉陵一郡耳當云督青州揚州
之晉陵諸軍事史臣不諳
地理省去三字便不妥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

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眾入衛
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
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
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
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魏書司馬叡傳曰裕黨孟昶
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渡

江裕不從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令長民與劉
長民懼寇之深也欲擁天子過江公弗聽

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

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諸史拾遺曰是時豫州寄治姑孰揚州六郡謂淮南

歷陽安豐廬江堂邑城也

殷參譙郡之屬宣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

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

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

苦自以多行無禮恆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

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

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

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

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旣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昨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

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
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荅曰正
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御覽
八百八十五幽明錄曰毛脩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
意視之良久人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
何物長民曰輒共關深自驚懼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
五行志曰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有
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狀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
而來輒共關深自懼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引令人以刀懸斫
閒悉見有蛇頭五行志椽桷作椽桷
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御覽八百八十五引幽明錄下有
聲十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太平廣記三百
四字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太平廣記三百
作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
可解令移各一處俱遙相喚

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

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書鈔一百一

日何無忌見祕閣中書勝俗悉求賜副詔與一千卷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

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

章封東海王安帝紀元顯傳均作彥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

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

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

請莅小縣靖之白立立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

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立書鈔

一百三類聚五十八御覽五百九十七續晉陽秋日何

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制檄

文母潛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其劉毅家在京口與無

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

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

天下艸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

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

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

桓立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

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立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
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菰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
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
或曰裕等眾力甚弱豈有辦成陛下何慮之甚立曰劉
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菰一擲百萬
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
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其見憚如此及立敗走武陵

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
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立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
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立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
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作大將軍郭
銓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

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
眾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
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
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
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眾亦謂爲然道
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
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
毅道規破走立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立從兄謙從
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
龍泉

桓立傳作龍洲水經沔水注曰靈溪之東有龍皆
陂廣員二百餘步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

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遷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厯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

水經漸江水注曰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注云湖口有

亭號曰蘭亭何無忌之臨亭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尙存督江東五郡軍

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

二廿

史攷異二十一日按江夏四郡皆屬荊州當云都督江

州荊州之江夏云云豫州之西陽云云恐後人妄改之

也地理志云舊江州督荊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為刺

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荊州所立綏安

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荊州

又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

並宜建督安帝從之與此傳正合周家祿校勘記曰安

帝紀及本傳贊俱作安成一篇之中不宜異文宜作安

成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

而下舟艦皆重樓書鈔一百三十八義熙起居注曰盧

丈宋書杜慧度傳曰慧度自登高艦與循合無忌將率

戰放火箭雉尾炬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

眾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晉書校文四曰御覽七五引

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眾迴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

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
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
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
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
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
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
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敗御覽六十引三十國春秋曰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無忌尙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
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魏書司馬叡傳曰殺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寰宇記一百六日何無忌廟在洪州南水路五十里何無忌討盧循握節被害後人傷之故爲之立廟又一百二十五日何無忌廟爲宋鎮軍太宰鮮輝與徐道覆戰于南昌以兵寡戰沒因共立廟焉讀史方輿紀要八十四日生米潭在南昌府西四十里亦曰生米渡晉義熙六年何無忌討盧循與循黨徐道覆相遇握節被害于此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味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立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立大逆未彰

恐在遠舉事剋濟爲難若立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
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
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

元和姓纂四曰檀道濟從祖父憲之
晉書有傳案憲之當爲憑之之誤

字慶子高

平人也

案宋書檀韶傳作高平
金鄉人本傳失載縣名

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

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

己所生

宋書檀韶傳韶字恭叔領軍將軍祇子獻
子緒韶弟祇道濟祇字恭叔領軍將軍祇子獻

朗朗子

宣明宣明子逸此據祇傳朗子道濟江州刺史

史子植

粲熙承伯遵夷邕演植給事黃門侍郎粲司徒

從事中郎

熙太子舍人承伯征北主簿導祕書郎邕初

子孺

奉朝請叔道濟與韶傳以道濟爲弟弟者異

爲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修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
加宣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
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才望
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將軍裕
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
晉陵韋叟晉書校文四曰異苑韋叟有相人韋叟謂
劉穆之事當卽此叟之名卽叟卽藪或聲同
而訛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
也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立將皇甫敷之至羅
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
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

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
爲國旣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
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旣
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
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

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

御覽七百四十
引續晉陽秋名

醫作術人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

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旣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

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嘗見桓玄旣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眾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殷

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
誅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誠寔銘王府敷績之
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
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
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
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立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內無
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
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啟之資建大功
若轉圓翦羣兇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

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
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
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
震勅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
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
武體茲忠烈捨家殉義忘生存節擅實稜威身隕名飛
魏終協契效績揚輝

晉書斟注卷八十五

晉書斟注卷八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寔寔弟茂寔子駿駿子重華重華子耀靈耀靈伯父祚耀靈弟玄觀玄觀叔天錫周家祿校勘記曰總日子寔上無軌字宜刪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

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爲太官令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

涼錄曰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母隴西辛氏案魏張猛龍清頌碑云猛龍魏明帝景初中西中郎將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刺史琬之十世孫又言軌爲猛龍八世祖則琬爲軌之祖溫之父也惟與十六國春秋作烈

不合未知孰誤似當
以碑文爲可信也
軌少明敏好學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

涼錄曰軌少
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

好學明經
宜陽女几山
袁宇記五曰女几山九州要記云富祿縣

于此山因名之讀史方輿紀要四十
入曰女几山在宜陽縣西九十里
泰始初受叔父錫

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

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

衛將軍楊琰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

軍司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拜宮

騎常侍征西
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

將軍司馬
國春秋前涼錄曰陰圖筮之遇泰之觀
案釋文敘錄有
保據河西追寶融故事
張軌易義御覽

一百二十四崔鴻前涼錄曰軌與京兆杜預觝齟以
所生易遺之軌通易義故有所著釋文僅引齊斧蓋黃
一錢斧乃投笑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

軌才堪御遠永宣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

案魏張猛龍清

頌碑云入世祖軌晉惠帝永宣中使持節安西將軍護
羌校尉涼州刺史碑所敘軌歷官皆與本傳合魏書張
寔傳護羌上亦有持節二字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

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

汜瑗陰澹為股肱謀主

御覽七百三十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汎瑗與同郡陳填宗

配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俸然汎瑗腹有
逆毛當兵死無後隋志古史類有左將軍陰澹魏紀十
二卷隋經籍志攷證曰按北堂書鈔設官部王隱晉書
曰陰澹弱冠州請為治中從事今晉書隱逸傳索襲不
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奇而造焉澹晉代人故所撰史
見引於裴松之兩唐志訛作隋通志藝文略同誤然隋

志題左將軍官晉書亦未詳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陰安渠長七里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木上據西涼錄燉煌太守陰澹於都鄉升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因以爲號案汜汎古字通用陰澹蓋先爲太守終於左將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閒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

祭元作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

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

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

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

故名卧龍城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王隱晉書曰

三里醴泉十六里十三里故曰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

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

苑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苑園果命曰元武園皆有宮

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游幸并舊城爲五街衢相通

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閣采綺妝飾擬中夏也初學記

州郡部喻歸西河記曰姑臧匈奴故曰蓋臧城也城不

國志曰涼州卧龍城又云鳥城亦名多翅城初漢末

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

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

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水經禹貢

所在注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至魏嘉平中

武威太守條茂起學舍築闕于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從發重導于斯故有靈淵之名也

御覽九百二十二燉煌實錄曰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常出門見白雀與畢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

小人相與雜案後漢書文苑傳曰侯瑾案漢記撰中至興以後漢皇德記三十卷隋志曰起光武至沖帝

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

史張輔案惠帝紀作隴西太守韓稚事在永興二年六

職官志有護羌校尉無東羌校尉軌少府司馬楊盾言於軌曰今稚逆

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

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
護汜瑗率眾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網紛撓牧守
宜勦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
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駉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
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
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
軌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
如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
濟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
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若寇賊消鴟若翩翩怖殺人

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

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

安萬年御覽五十引十六國春秋作有石如張姑臧又

有立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書鈔一百六十崔鴻前涼錄

送立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又曰張軌時蘭池送立

石大如九白書約中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畫之案

此與武帝紀張掖太守焦勝獻立石乃兩事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

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魏書張寔傳曰軌

行州事閑絕音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

伐軌密使詣京師請尙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通鑑

晉紀

考異曰晉春秋作曹祜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

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

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

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潛

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御覽三百六十

六王隱晉書曰散煌曹祜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治中

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訴枉得停案王書云治中

卽楊潛也而不著其名通鑑晉紀考異曰晉春秋作張潛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

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州刺史越

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祜

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

軌今日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案御覽七百三十引前涼錄云璠瑗與同郡陳璠宗配疑陳璠即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尙安邊而獲戾充國盡之譌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一作

爲劉陶守闕者千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
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
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
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
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
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
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
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
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
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

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朱配步騎三萬討祛別

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

寧

通鑑晉紀注曰石驢山在晉昌郡界

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

浩亶戰于破羌

十六國疆域志曰西平郡有黃阪金城郡有破羌故城

軌斬祛及

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

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

素嘉遜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

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詔佞誤

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

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

五百匹氍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

案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

錄作建興元年晉愍帝卽位於長安遣使拜車騎大將軍與此敘在惠帝時者異

開府辟召儀

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

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

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

之太府主簿馬劭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

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

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

關中日主上邁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

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
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
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
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琬胡騎二萬路驛
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
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
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
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
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
之苞奔桑凶塢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曰桑凶塢在秦州西南桑屬氏所據之本作柔不作桑

十六國疆域
志亦作柔

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

授固辭左司馬實濟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
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
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
羣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
劄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艸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
宜悉徙以後絕患

周家祿校勘記
曰絕後誤倒

寔不納儒黨果叛寔

進平之愍帝卽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
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
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

段數嫌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上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

辛攀

御覽四百九十五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夷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

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

魏書張寔

傳曰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西平郡公

軌又固辭在

州十三年寢疾

魏書張寔傳曰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軌頗識天文每州

內有賊與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其言讀史舉正曰通鑑軌以永嘉元年正月爲涼州刺史統計之當云十

四年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

佐咸當弘畫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

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

案魏張猛龍清頌碑云七世祖素軌之第三子晉明帝

太寧中臨羌都尉平西將軍西海晉昌金城武威四郡

太守高祖鍾口涼州武宣王大沮渠時建威將軍武威

太守晉祖璋偽涼舉秀才本州治中口口口口西海口口

二郡太守還朝尚書祠部郎羽林監祖興宗偽涼都營

護軍建節將軍饒河黃河二郡太守父生節獨十自素

以下不見史傳蓋寔為長卒年六十諡曰武公建興二

子茂為次子素為三子也

年五月軌卒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日五月己丑亮于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太尉

謚武穆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御覽一百二十

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

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

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

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

涼錄曰長史張寔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

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

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

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

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

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爽上軍士

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御覽六百八十二前涼錄曰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

王璽錯鈕光照木外文曰皇帝璽
案璽與嬰字形略近未知孰誤
羣僚上慶稱德寔曰

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
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
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
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
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
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
祿校勘記曰
承當作丞
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
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
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眾共之若恆內斷聖心則羣

僚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
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
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
將軍王該率眾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
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厄運禍降晉室京
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
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
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
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
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

其蟻眾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翹允總戎在外
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
無效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
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
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案魏書張寔傳
作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與此異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
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
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
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齎詔假授
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

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
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
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
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
恩自當闔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
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旣而聞
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
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闡前鋒
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
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

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
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
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
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
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
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
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
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
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餐軍泣謂眾
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

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闓率金城軍繼至夾

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

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

魏書張寔傳此句下初永嘉有唯涼州獨全一語

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

言驗矣

御覽四百六十五劉恭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

間關內殲破浮血丹漂張軌擁眾一方威恩共著

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

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

宋毅

案御覽九百三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有都護宗毅宗與宋彤近致譌疑卽一人

及和

苞張閭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

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

尊號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南陽王寶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案保與寶音同致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位是歲元帝卽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迫遂

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

縣諸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曰縣諸城在伏羌縣東北

五十里漢志天水郡有縣諸道後漢省後魏復置

縣諸縣水經注縣諸水逕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

縣諸城北又東入於清水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

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

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

其眾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魏書張寔

傳險遠作眾疆頗自作轉爲初寔寢室梁閒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

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讀史

方輿紀要六十三曰天梯山在涼州衛然燈懸鏡於山

南八十里山路崎嶇層折而上因名

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

帳下閭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通鑑晉紀考異曰晉春秋作閭涉趙仰弘

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

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通鑑晉紀

考異曰據晉春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御覽一百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皆懷刀入內斬寔於外寢時年

五十葬寔陵魏書張寔傳曰先是謠曰蛇利蛇利蛇利蛇

公頭墜地在位六年晉書校文四曰元帝紀大興三年

年張軌卒凡七年私諡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御覽一百

此作在位六年誤前涼錄曰晉王寶册贈寔大司馬涼

州牧證元公案本傳上文已云保薨則非晉王册贈明

矣崔氏誤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

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

案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

又薦爲給事黃門侍郎而以散騎侍郎屬於下文秦州刺史之下

中壘將軍皆不就二

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

興三年寔旣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

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閭沙及黨與

數百人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寔左司馬陰元等以寔旣被害子駿冲幼宜立長

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魏書張寔傳作私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

西平公誅閭沙等百餘人

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

太守西平公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立寔子駿爲世子歲餘茂築

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靈鈞臺在涼州

衛治北遺址尙存

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

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
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
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尙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
且比年已來轉覺眾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
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
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
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怒曰亡國

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爰以安百姓爰曰汜公書生
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肝食有年矣今
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
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
得之矣乃出次石頭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石頭城在涼州衛東胡氏曰石頭在姑臧

城東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
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
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恩德未結於下
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
眾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

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獃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隴陰欲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眾擊曜走之剋復南安

劉曜載記曰茂懼遣使稱藩曜署茂使持節假

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氏羌校尉涼王魏書張寔傳曰劉曜上隴茂懼而降曜以爲太師涼王案本傳不載茂降劉曜之事乃云擊曜走之事正相反恐

非實錄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

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

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醜醜也

札樸曰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瑱握齷

漢書酈食其傳握齷好苛禮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韋昭曰握齷小節也案紹意以修臺爲不急之小事與韋合說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

動眾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

魏書張寔傳作茂妻弟賈模兄弟謀害茂茂殺之案如本

傳童謠模
當作辜

於是乘右屏跡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

韓璞率眾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

十六國疆域志曰秦州統舊郡

可考者二增置郡
一隴西廣武天水

太寧三年卒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本紀失書茂之卒通

鑑太寧二年五月甲申茂薨蓋據十六國春秋之文臨當得其實案魏書惠帝四年張茂死即太寧二年也

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

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

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

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

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

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

晉書校文四曰上言茂卒於太寧二

年通鑑據十六國春秋之文謂卒於太寧二年攷茂於太興三年立至太寧三年凡六年與在位五年之文不合三爲二私謚曰成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之謚無疑前涼錄曰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

隋志別集類云張駿集八卷殘缺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魏書張寔傳作駿少而淫

佚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魏書張寔傳作少年皆化之及統任

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

汜禕御覽四百二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汜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

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禕休祖曰君不聞寧問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出而就縛縛訖發

印以告從事閔休祖坐不解印擅右長史馬謨等諷淑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還居廷令

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

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

人拜駿涼州牧涼王

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作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

時

辛晏阻兵於枹罕

魏書張寔傳曰隴西人辛晏

駿譙羣寮于閑豫堂

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

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

安忍凶狂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

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

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

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

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隲曰齊桓
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
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尙
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鄧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
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愍帝建興元年歲在癸酉至
明帝太寧元年癸未止十有一年不當稱十二年且茂
傳云以太寧三年卒則太寧元年駿尙未嗣位其踏駿
顯然今據邇鑑茂實以太寧二年薨而駿嗣其位仍用
建興之號則與十二年之數恰合矣此元年亦是二年
之譌王國維流沙墜簡攷釋曰建興十八年三月十七
日前涼張氏不用江左紀年據資治通鑑目錄則前涼
建興之號稱至四十八年此簡書建興十八年亦固其
所由此觀之此張氏訖駿之世未嘗建駿親耕藉田尋
元王海獨謂駿改元太元殆不然矣

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指次之嘉泉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日嘉泉在廢指次縣界

右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

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

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

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鵲尾翅生高舉

六胡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

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

輯等率眾東會韓璞

御覽三百三十二引十六國春秋作韓瑛

攻討秦州諸

郡曜遣其將劉盾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日沃干嶺在蘭州西南晉略曰胡氏云璞在冀城非也若璞在冀城盾安得至狄道且璞

又何用進度沃干嶺乎璞當在金城

辛巖曰我握眾數萬藉氏羌之銳宜

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盾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盾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眾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眾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眾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

死者二萬餘人

御覽三百三十二引十國春秋作三萬餘人

面縛歸罪駿曰

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脗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

居入據振武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振武城在莊浪衛東南胡氏曰振武在姑臧城南廣武西

北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

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

曰

通鑑晉紀注曰理曹郎中張氏所置以掌刑獄

曜雖東征脗猶守本險阻路

遙爲主人甚易脗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

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

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

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

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羣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王國維流沙墜簡附錄曰前涼西域長史李柏表文一通書稿三通一云尙書臣柏言二二三均云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頓首四云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以文例求之實柏上張氏表文也知其爲上張氏表者張駿雖一稱臣於趙又以事晉爲名然西域長史乃其屬官不容自通於晉趙故所上者卽張駿或其子重華也駿初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後稱假涼王李柏表文乃云上尙書又自稱臣柏者晉書稱駿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官僚府寺擬于王者而微異其名二府官僚莫不稱臣此蓋紀駿稱議者以柏造謀王後事此表亦當上於駿稱王之後矣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

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耆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魏書張寔傳曰駿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之官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案三州當從本傳作二州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緼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

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
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
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
納之遂立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託
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涪稱藩于蜀託
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涪因說曰南
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
卷三秦東清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
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
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

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
滔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滔滔言於雄曰寡君使小
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
矜勦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
都市宣示眾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
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
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
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蕃
言於雄曰張滔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
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滔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

住須涼涪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
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涪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
吏能傳若不吏所了者則涪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
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
也厚禮遣之謂涪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
帝自娛一方涪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
天人之大恥解眾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
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
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
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

者亦當率眾輔之。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
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眾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
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
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
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
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煌太守。
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
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
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魏書張寔傳曰：軌保涼州，陰潛之力，駿以
陰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潛。又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
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

沙伐龜茲鄯善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陽開渠長一十五里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舊名

中渠據西涼錄刺史楊宣移向上流造五石升門堰水

溉田人賴其利因以為號北府渠長十五里右源在州

東三里甘泉上中河升門為其渠北地地下每年破壞前

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萬斛買石修理於今不壞其升

門壘石作長冊步闊三丈高三丈昔燉煌置南府北府

因府以為渠名案宋繼傳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

閣上當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

賓遐觀以處之焉者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王

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土

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

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魏書張寔傳曰

而微辨其名車服旌旗一如王者書鈔一百二十引晉

中興書作所署一擬王者魏書張寔傳曰其奢僭如此

民以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地理志上曰敦煌晉昌
勞怨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
王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案魏書張寔傳云駿分
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王門大護軍三郡
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是三郡指敦煌
晉昌高昌而言三營指西域戊己王門而言地理志既
有脫誤且以屬之東界六郡置河州案地理志上云張
張茂當從魏書東界六郡置河州茂分與晉金城武
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為河州魏書張寔傳亦云
分入郡為河州以其益戎校尉張瓘為刺史此作六郡
誤也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一百
九十七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
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元武園皆
有宮殿案如王書所云不僅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
於城南築城也詳上文注
金玉窮盡珍巧御覽九百三十西河記曰張駿立謙光
水通變綠色駿即為銅龍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
以厭之駿卒不勝此殿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

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

魏書張寔傳政刑作正德

秋三月

居之北曰立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

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

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朱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

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

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

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

南之地

讀史舉正曰案上云咸和初遣辛巖等會韓璞攻秦州劉曜屯狄道襲巖敗之攻陷令居云云

與此當爲一事晉略曰案金城治大河南所屬半在河北自金城而南東則隴西西則狄道皆爲河南地張氏

自降韓稚得隴西後旋失之至是失金城乃初戊己校
爲全失河南地通鑑數紀得失但謂隴西耳初戊己校
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
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
衛石門侯和渥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讀史方輿紀要三曰
侯和渥川甘松俱在洮州衛境案武衛爲武衛之誘侯和詳存堅載記注周濟晉略曰石門無考案襄武縣西
南四十里有石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
門山或卽是歟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
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
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
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

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

納之

魏書張寔傳曰又性貪牀有圖秦隴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買田宅又曰駿議治石

田參

軍索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

徙石

而爲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孚爲伊吾都尉有石隕於破

胡燠

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煙煙首如赤驄案駿既歲收倍利簿買田宅復欲治石田不納

索孚

之言怒而出之魏書所言較爲可信本初建興中傳乃謂駿納陰據之諫情事相反恐非實錄

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

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

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

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還西

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文館詞林六百六十二覆二帝辭宮幽沒虜廷永言厥艱夙夜慨憤自聞江表屢有事故刻平內難始漸夷泰征伐事大役不再舉是以廟算待期畜力觀釁今羯寇衰弊王略彌振時至理盡天人立應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駿忠勳三代義誠壯烈總帥秦涼爲國宣力今遣健步剋同征舉宜令影響相應萬里齊契其先普告遠近征鎮牧守諸軍並令誠嚴須使還進討蕩滌區守以雪國恥其忠臣義士徇功效命必加殊賞以旌勳節御覽六百九十三王隱晉書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

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

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

孫堂荀爽周易注輯本日案滅蔑字

通用周語蔑棄五刑韋昭注云蔑滅也晉書張駿傳江吳寂蔑以蔑爲滅

雖肆力修塗同盟

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

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

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

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

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

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

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遠曠聲援不

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
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
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
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
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
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
雖時有尙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
由於一旅光武嗣漢眾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
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
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使

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敘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

札樸曰竹書穆王十七年

西征崑崙丘案禹貢雍州織皮崑崙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鄭注崑崙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馬注崑崙在臨羌西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崑崙山

祠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崑崙等九國是矣此山本無下此

山二字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

祠史記秦本紀司馬相如列傳正義引十六國春秋作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寰宇記一百五十二引十六國

春秋曰刪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十六國疆域志曰福祿有石室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御覽一百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魏書張寔傳曰駿既病見鑒為崇遂死御覽四百述異記曰張駿有疾夢出游觀不識其處甘泉涌出有一元龜駿張口言曰更九月更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晉書校文四曰穆帝紀駿卒於永和二年上推至太安二年凡二十三年此云二十二年蓋時年四十私涉上文張茂卒於太安三年之誤文也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晉

遣策贈大司馬諡忠成公七月葬大陵

重華字泰臨魏書張寔傳作太林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沈毅

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

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作

右長史任處上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

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

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

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

魏書張寔

傳作石虎遣麻

秋率衆渡河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

御覽四百七十

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

於是涼州振動

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重華埽

元作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恆壁于廣

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

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

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

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

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一作舊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

舊名也穰苴之信元木作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

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

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

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文心雕龍銘裁篇曰昔謝艾王濟西河文

士張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隋唐志均有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案艾蓋由主簿官至太守

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凶類重華

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

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

等重華大悅

御覽三百五十九引謝艾密令與楊初曰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論要密將軍可差腹

心人詣致珊瑚鞭勒香嚙一具遣王以艾爲中堅將軍擢王擢狐疑于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

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

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案魏書張寔傳作艾擊斬秋將綦毋安等俘斬萬五千人

與此小異

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

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

護軍梁式

宋矩傳作梁彧

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

誘宛成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
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
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
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
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
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
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眾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
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俄而庾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
棄外城

諸史攷異三曰按地理志永寧中張軌分西平
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大夏遂興等縣

晉陽當是晉興之譌案本傳下文亦言遣武城太守張王擢略地晉興周家祿校勘記曰與衍文

浚曰周家祿校勘記曰宜照地理志作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眾心

日張璩字元玉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邪岡相距十日璩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

名案晉略疑璩固守大城秋率眾八萬圍塹數重雲梯為璩之誤非也

雹車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前涼錄雹車作拋車

應之殺傷秋眾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

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

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距之

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

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

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

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虜仇池破

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

讀史方輿紀要六十三曰長最城在莊浪縣東南金

城河

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

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

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

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眾距之艾乘輅

車冠白帟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

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

御覽四百三十一引蕭方等三

十國春秋作黑契龍騰

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

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摩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

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

水經河水注二引十三州

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水經圖說殘稿曰張瑁從左南渡河襲麻秋軍後蓋其

地爲河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

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

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前已云封福祿伯此不當云進封恐重

出耳晉書校文四曰此伯字當爲侯之譌攷異謂恐重出則不然邑五千戶帛八千匹

麻秋又據枹罕有眾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

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

書鈔一百五十一述異記曰虎遣將軍王擢攻拔武

御枹懾惻然枹罕重華遣宋輯率眾拒之濟河次于金城將決大戰乃日有黑虹下于營中

案此卽張駿傳之楊烈將軍宋輯晉略曰曲柳戍抱罕東北胡三省云曲柳在洪池嶺北紀要駿之云時趙軍未渡河皆誤廣武武衙皆在河北但未越洪池嶺耳略地必分兵其北略者自至廣武武衙西略者自至晉興曲柳非一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將一事也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眾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

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眞萬餘落破之斬首
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
破勅諭願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
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
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
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
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
入內厯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碁弈之間繾綣左右
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
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

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案隋志霸史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元和姓纂亦作喻姓苑云豫章人廣韻又作諭吹劍錄外集云喻歸撰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西河記十卷誤

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晉書校文四曰以苻健載記攷之宗悠乃宋修之譌張弘宋修亦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見上文

于龍黎擢等大敗

晉書校文四曰穆帝紀及苻健載記均作苻雄此碩字誤十六國疆域志

日汧縣有龍黎通鑑注稱唐書地理志隴州吳山縣有龍盤府疑卽此

單騎而還弘悠皆

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
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
燼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
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緊擾不足
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
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
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
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

謀爲涼王不肯受詔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魏書張寔傳曰自署丞相涼王領秦雍涼三州牧案此傳下文言重華謀爲涼王以沈猛具宣俞歸之言而止與魏書異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

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
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且
吾又聞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
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眾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
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
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
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
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
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尙廣倉帑虛竭
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

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
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
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御覽一百二
十四引十六
國春秋前涼錄曰七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
史馬岌策拜子曜靈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于平
章殿葬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廿二史攷異二十二
年五月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九年十月重華卒子
曜靈嗣是重華在位僅八年耳傳云父卒時年十六今
攷重華嗣位不及十一年則所載年歲亦不足信案御
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七年十一月薨是在
位未及十一年也惟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
七年亦當作八年

諡曰敬烈子曜靈嗣

曜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

魏書張寔傳作自稱大司馬涼州牧讀史舉正曰本傳重華年十六嗣位卒時當爲二十三而下又云子耀靈年十歲必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有一誤

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

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

前涼錄將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

祚先丞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

侯而立祚魏書張寔傳作密說馬氏以曜靈幼弱祚尋

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魏書張寔傳曰初重華末年有靈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

逆行都尉常據諫曰靈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

者願出之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

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輔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翼世子而祚終殺曜靈焉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涼州牧涼公

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立祚爲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

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閭內媵妾及駿重華

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曰咸賦牆茨之詩

魏書張寔傳國

人相目作涼州人士

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

御覽

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僭卽王位于謙光殿魏書張寔傳作祚稱涼王晉略曰又立妻辛氏爲皇后是稱帝非稱王也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

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

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
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
從羣議待埽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
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
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
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
明王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張祚
僭號追尊軌爲武王廟號太宗煥離寔爲明王廟
號高祖茂爲成王廟號太宗駿爲文王廟
號世祖重華爲桓王廟號世祖
皇太后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立叱干氏爲皇后
弟天錫爲長安王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長安侯
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

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
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
魏書張寔傳曰監殺謝艾於酒泉廢諸神祀山川枯竭
置五部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
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其尙書馬岌以切諫免官
眾知祚必敗而祚暴虐彌甚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達宗吳會持盈守謙
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
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
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眾抗崩天之虜師
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
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

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應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
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

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

將和昊率眾伐驪軒戎於南山案驪軒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作大秦國一號

犁軒本書四夷傳則作犁鞮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

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

反噬卽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

剋祚益懼大聚眾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

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案御覽十一引前涼錄有奮威將軍

牛霸率騎救張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

冲事當卽其人

存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

御覽八百七十八引十六國春秋作

五月雨霜

祚宗人張瓘

魏書張寔傳作河州刺史張瓘

時鎮枹罕祚惡

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

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

利矣祚大怒以鸞詖言沮眾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

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

魏書張寔傳曰有王鸞者云師出必敗并陳祚三不

道祚以妖言惑眾斬之鸞臨刑曰我時有神降於立武

死之後軍敗於外王死於內祚族之時有神降於立武

殿自稱立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

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為瓘所殺

案魏書張寔傳作祚遣侍中索孚伐瓘疑本傳代字為伐之譌

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

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眾震懼敦煌人宋混
與弟澄等聚眾以應瓘趙長張璠等懼罪入閤呼重華
母馬氏出殿拜羅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眾入殿伐
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
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眾披散琚
嵩率眾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旣失眾
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
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祚

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脩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眾至萬餘人還向姑臧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琚張嵩鯨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內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琚長馳入殿

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長奮槊刺祚中
額奔入萬秋閣為厨士徐黑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
卽位備禮改葬於愍陵追諡威王封子延堅為金澤侯
魏書張寔傳曰宋混至姑臧領軍趙長等開宮門應之
入殿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槊刺祚中
額祚奔入為厨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
權等立重華少子立靖統任案本傳言趙長為易指所
殺張据等始入城殺祚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則言趙長
開宮門應宋混以槊刺祚情
事迥異立靖當為立靚之謄

立靚字元安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元靖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又八百七十

六引作元靜魏書

序紀亦作元靖既立白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

牧西平公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瓘至姑臧推

立元靖為大將軍涼王魏書張寔傳作自署使持節大
都督大將軍涼王序紀亦云元靖稱涼王案本書紀傳

無稱涼王事

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

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

魏書張寔傳作以瓘爲
尙書令涼州牧秉政

領兵

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
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
眾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縑又據郡叛霸眾潰單騎而
還瓘先欲征縑以兄珪在縑中爲疑縑亦以弟在瓘中
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
命縑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
滅一門宜速伐瓘縑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眾征縑敗
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縑旋謂基曰縑
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

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
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
謀魏書張寔傳曰瓘性情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
人教由是莫有言者瓘與玄靖參乘出城城北大橋三
梁俱折瓘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
朝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池水城
東大澤地忽火然廣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
之變瓘謀誅諸宋廢玄靖自立先是太白守輔國宋混
與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故瓘欲厭之
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瓘徵兵數萬
集於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
十餘騎奔入南城申令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誅
之俄而眾至二千瓘率眾出戰混擊敗之眾悉去瓘自
殺魏書張寔傳曰於是宋混率眾誅瓘瓘先殺妻子三
十口乃立觀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
自殺

節輔政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

泉郡侯輔政魏書張寔傳作立靖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尙書令

混卒又以澄代之立靚

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

御覽八百七十一廣古今五行

志曰前涼御史宋詡房壁中煙出掘而視之別柱焦然

詡謂弟澄曰柱之爲字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焦宋破

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其後張邕誅宋混諸

黨魏書張寔傳曰混病死弟立安代輔政未幾立安司

馬張邕起兵殺立安盡誅宋氏先

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立靚乃以邕爲中護

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

魏書張寔傳曰邕刑殺

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

過差內外復思爲亂

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

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

似長安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
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
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
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
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
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
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
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
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
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

地有靈吾不食言邕眾聞之悉散走邕以劒自刎而死

於是悉誅邕黨立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

專掌朝政

魏書張寔傳作以冠軍大將軍輔政

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

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立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

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

伏法

魏書張寔傳作郭氏以天錫擅權與張氏疏宗謀誅之事發

是歲天錫率眾入

禁門潛害立靚宣言暴薨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右將軍齊肅

等議以靖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時年十四在位九年

天錫自立天

錫遣肅等夜害元靖私諡曰冲公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葬平陵諡冲王孝武帝賜

諡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天錫母曰劉美人

小名獨活

世說言語篇注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朗鑒穎發英聲少著

初字公純嘏入

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立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

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

魏書張寔傳作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

涼王遣司馬綸騫

廣韻十八諄曰綸又姓魏志孫文懿臣綸直

奉章請命并送

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督

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

御覽一百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涼州牧西平公

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

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
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觀松竹則思貞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

艸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

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苻堅載記廉岐均作斂岐元和姓纂七曰姚秦錄將軍斂方斂岐並南安人皆羌酋也率略陽四千

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為監前

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

軍向左南地理志張軌置晉興郡統縣十有左南縣曉讀書齋雜錄曰說文覆手曰爪爪亦爪也從

反爪闕諸兩切按此即掌字其義雖闕然覆手曰爪即

仰手曰爪矣廣韻掌字音與爪同明係一字孟子母仇

姓即爪字之訛廣韻云掌又姓晉有琅邪掌同前涼有

敦煌掌據是也晉書校文四曰常據字傳中凡三見蓋

皆掌握之譌苻堅載記及元和姓纂可證據為張氏功

臣其歷官於傳可攷者初為晉興相後官征東將軍而

已姓纂言據封遂興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
侯亦爲傳文所未及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堅載記作兄子
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晉書校文四曰
太和二年帝紀則云猛師敗績苻死者十二三天錫乃
堅載記亦言猛師不利與此正反還立子大懷爲世子白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震陷裂水泉湧出柳化爲松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延興地震陷裂水泉湧出柳化爲松
涼錄曰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
國春秋前涼錄作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
郡國火然於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
四前涼錄曰天錫驕亢日與嬖褻飲既不受羣臣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與櫬切諫不納初
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

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

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

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

前涼錄曰以世子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大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景肅等

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

御覽四百五十四引前涼錄憲

作慮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

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寔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

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

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

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朝之

案彝本傳不言爲司馬從

略
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

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

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平廣記二百

四十六引歐顏錄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

熙姚萇來寇苻堅載記上作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

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作苻堅遣武衛將軍

苟長等率眾十萬來伐案元和郡縣圖志四十亦作苟

萇毛盛則此傳毛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仇曰

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眾以

仇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苻堅載記上馬達作馬建下同精兵萬

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

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

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二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

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

金昌城

寰宇記一百五十二倉松縣有金昌城

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

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仝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

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

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天錫納

左長史馬芮言面縛降秦魏書張寔傳曰初駿時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粳蕪蕪漈簸張兒張兒食之口

正拔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李

產集異傳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牀上避之乃墮地後苻堅遣苻萇者緣地錦

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

旬日而國亡卽位凡十三年自執爲涼州至天錫凡九

世七十六年矣御覽六百八十三述異記曰張軌爲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

關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在職十三年傳國三世入主執七十六載晉書校文四日軌於永寧元年刺涼州至

太元元年爲苻氏所滅計七十五年此云七十六誤多

一年意其將簡文咸安元年亦數在內故有此失不知

咸安元年卽海西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尙書世

之太和六年也言語篇曰用爲侍中注引張資涼州記曰堅封歸義侯

以爲侍中比部尙書案本傳失載爲侍中堅鈔書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

五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作爲苻融司馬謝詔曰昔孟明安等大破苻堅於淮肥天錫於陣歸國

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其字多才用其以天錫爲

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世說言語篇曰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御覽九百五十日頗有嫉已者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五引前涼錄作孝武帝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問之曰北方何物爲美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世說言語篇作桑堪甘香無嫉心御覽九百五十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五引前涼錄又作疾心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

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
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亮贈鎮西將軍諡悼公世說言語

篇注引中興書又作贈侍中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
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敘世逢多
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
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
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
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

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
組賦絕域之琛賓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效矣祚以卑
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
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
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暇微弱竟亡其眾奉身魏闕齒
述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
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旣縣遠國亦完富
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晉書辭注卷八十六